



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

2016

中国年度精短散文

葛一敏 乔叶 选编

陈鹏举《鲈乡笔记》

王英《此生，我只愿如花似你——致黄蓉》

吴亿伟《卖卫生纸的》

余光中《粉丝与知音》

李碧华《新店开张的时候》

徐祯冬《洛神花之味》

王少东《麦客》

刘亮程《在土地上睡着和醒来》

木素《日喀则上空的半个月亮》

漓江出版社





2016中国年度精短散文

葛一敏 乔叶 选编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6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/ 葛一敏, 乔叶选编.

— 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407-8018-0

I. ①2… II. ①葛… ②乔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7344号

2016 ZHONGGUO NIANDU JINGDUAN SANWEN

2016中国年度精短散文

选编者: 葛一敏 乔叶

责任编辑: 张谦 刘红果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监印: 杨东

出版人: 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10-85893190

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[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西大街 邮政编码: 065300]

开本: 710mm×960mm 1/16

印张: 16.75 字数: 276千字

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[电话: 0316-8836866]

说给月亮听 [情感类]

003 / 让每个日子都看见欢喜	丁立梅
008 / 平凡的母亲	于全兴
010 / 故乡 故人 故事	王迎春
012 / 鲈乡笔记	陈鹏举
017 / 船闸 [外一篇]	庞 培
020 / 村庄	白庆国
026 / 我母亲的孤独	闫文盛
028 / 总有些东西长在土地上	范泽木
032 / 奶奶	胡 烟
035 / 照相	郑 毅
038 / 姐姐，今夜我在千岛湖想你	苏沧桑
040 / 苕事	王 雄
043 / 微信里的村庄	张世勤
045 / 故乡之远	刘星元
048 / 一个完整的挑水过程	三耳秀才
050 / 熔炉，铁与东莞的冷却	侯山河
052 / 猪，爱的光芒	宋长征
054 / 政府招待所	李存刚
057 / 临时工 [外一篇]	崔 敏
062 / 一个装满猪菜的书包	莫景春
064 / 初恋的脆弱	周保松
067 / 陷落	王新华
069 / 最温柔最温情最温暖	毛 尖

072 / 此生，我只愿如花似你——致黄蓉	王 英
075 / 鸡蛋换大葱	王广生
078 / 一个小偷	王 族
081 / 你的天空会完好无缺吗	朝 颜
083 / 久违了	两 岸
086 / 早熟菜	秦锦丽
088 / 说给月亮听	王雪茜
090 / 卖卫生纸的	吴亿伟

窗外[札记类]

097 / 粉丝与知音	余光中
101 / “落”字诀	王剑平
102 / 新店开张的时候	李碧华
103 / 与荷有关	海 津
110 / 寐语	张鲜明
114 / 夷门民国书法人物	张晓林
121 / 明朝的那些琐言剩语	陆春祥
126 / 南方杂记	周华诚
131 / 砚边信手	朱以撒
134 / 书的交响	王鼎钧
137 / 窗外	琦 君
139 / 竹林	简 墨
141 / 洛神花之味	徐祯苓
144 / 白先勇与《游园惊梦》	潘耀明
147 / 散文家和风物	冯 杰
149 / 说说《战争中没有女性》	刘益善
150 / 与美国青年 Zach 的对话	谢宝光
152 / 我们的家园	陆 梅

154 / 永远	方英文
158 / 一支烟	任 勇
160 / 麦客	王少东
162 / 低矮	闫文盛
165 / 有一件事忘了跟你说了	闻 章
174 / 站台上	沈嘉禄
178 / 讨账	赵宏兴
180 / 年画	车前子

海棠花未眠[自然类]

185 / 在土地上睡着和醒来[节选]	刘亮程
189 / 没有人在春雨里哭泣	鲍尔吉·原野
193 / 当风吹过小巷	马 温
196 / 雪地中的小酒馆	麦 子
198 / 一筐麦子	王新军
199 / 西风消息	李万华
207 / 树的事	刘江滨
209 / 葫芦与喜鹊	玄 武
212 / 蒺花四帖	周 丽
217 / 碗莲	王太生
219 / 旧时光里的树木花草	万 宁
223 / 稗子不会躲开	豆春明
226 / 日落地方的青鸟	郭雪波
228 / 秋寒	朱立新
230 / 春艳[外一篇]	文 河
233 / 野草, 生命语境里的名词	刘汉斌
235 / 时光的陷阱	田 鑫
237 / 冬天的柿子树	周凌云

239 / 日喀则上空的半个月亮	禾 素
241 / 背阴处的雪	田 君
244 / 梅花：寒冷的限度	周文瀚
246 / 海棠花未眠〔外一篇〕	刘荒田
250 / 被风吹过的山坡	田芳妮
254 / 朴素的南瓜	赵克红
256 / 关于荞麦的风习	董 华

) 说给月亮听 [情感类]

让每个日子都看见欢喜

丁立梅

深情

写下“深情”这个词时，我想到浓酽如酒的夜；想到冬霜在玻璃上开了花；想到香郁的咖啡；想到雨后的池塘，一池的莲花，笑微微的。

想到地广天阔的野外，一棵树对着另一棵树。

一只鸟对着另一只鸟。

一只羊跟着一只蝴蝶跑。

想到雨打芭蕉，秋风对枯荷。想到黛玉说：“我只为我的心。”

想到凤凰古城，沱江边的坝。轻轻一吹响，远古的气息，就风尘仆仆赶来。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

想到4444米之上的羊卓雍错，那蓝玉一样的蓝。

多像一滴千年的眼泪，掉在上面。

是断桥边，白素贞那肝肠寸断的一声叫：“相公哪！”千年的蛇精，也难逃一个“情”字。

是金岳霖得知林徽因离世，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号啕。而她的生辰，他给牢牢记住，每年都替她庆贺。记者登门采访，亦得不到他对她的任何话，他说，我所有的话，都应该同她自己说，我不能说。最后，却像个孩子似的，贪恋地看着记者手里林徽因的放大照片，请求道：“你能把这个，送给我吗？”

这世上，最深的情，最真的爱，不是朝夕厮守，而是在距离之外，为你守望。

在一条巷子里，也总是会遇到一对老夫妇。

巷子是条老巷子，我上下班必经之路。巷道两旁植有石榴树和七里香，是我喜欢的。花开时节，石榴树上像悬着无数盏小红灯笼，一路挂过去。而七里香碎碎的小白花，像极满天星，把花香洒得密密麻麻，绊住了人的脚。这个时候的巷道，看上去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，人人脸上都是和善静好的样子。

这对老夫妇，出来散步了。在黄昏时分。

老妇人坐在轮椅里，鹤发童颜。尤其是她的一双眼睛，饱满且亮，孩童般地欢欢喜喜着。她身后的老先生，清瘦矍铄，温文儒雅，推着她缓缓而行。他们仿佛是从杏花暖阳中走出来的。巷道两边都是他们的老熟人了，他们不停地跟这个打招呼、跟那个打招呼。一样的笑容，一样的语调，是花开并蒂莲。

一个数字足以说明一切，她瘫痪，三十余年。他守着，三十余年。

听闻的人，先是发一回愣，看着他们，半天，才冒出一句：“不容易哪。”

情起容易，难的是，一往情深。

她爱他，是那种偷偷藏在心里的。罗敷未嫁，然使君却有妇。她与他之间，注定隔着一水盈盈。

可是，不能忘啊。过尽千帆，他还是她心中的唯一。

她去他住过的乡下，走他曾走过的路。在他出生的那个偏远小镇，她坐在邮局门口的石阶上，看两个稚童追逐着玩耍。想他也曾是其中的一个，她笑出两眶的泪来。

她去他念过书的小学，趴在铁栅栏上朝里望。守门的大爷问：“姑娘，你找谁？”我找谁呢？她在心里问。茫然半天，她只得笑着摇摇头，说：“我不找谁。”走过的每一个少年，都是他的曾经啊。

她后来去了他的老家。那个石头垒成院墙的小院子，她在他拍的照片上见过。小院子里有灯光渗出，他爹娘的声音，喁喁地响在院墙内。她多想敲门进去，终究没。她把一朵小野花，插在他家的院门上。对着看一看，再看一看。天空暗下来。星星们出来了。凉薄的露，打湿了衣。她该走了。

该走了。她转身，在心里默念着他的名字，一遍，一遍。她说，我走了。

今生今世，也就这样了，能想念多久，就想念多久。他永远也不会知道。

电影《情书》里，渡边博子给天堂里的藤井树写信：“亲爱的藤井树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。”

我的窗外，雪开始飘了，一朵一朵，似茉莉花开。是等了很久的雪。

渡边博子在雪地里跑，一边跑，一边撕心裂肺地喊叫，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

我紧紧身上的衣，真冷。起身找一件毛毯，覆在膝上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——此刻，真想有啊。还有，陪伴着共饮的那一个。

一个人的信息适时抵达：“下雪了，你还好吗？”隔着夜幕沉沉，我怔怔地看

着这一句，胸口突然一阵发热。

你还好吗？

只这一句问，便顶过世上千言万语。

见字如面

我给一个女孩回信。

女孩远在武汉，是我的读者。她喜在纸上一笔一画，向我倾诉小心思。

我去楼下的报纸箱里取报纸，就看到躺在其中的牛皮纸信封。这样的信封，我也常见到，里面多半塞着样刊样报，编辑给寄来的。但这一封不一样，撕开封口，里面掉出的，是两只粉色的“千纸鹤”和两朵风干的水仙花。

女孩很用心，她把她的信折成千纸鹤了。又纯真，又美好。

展开，看她可爱的字，一个一个，落在纸上。每一个字，都像是春塘里的小蝌蚪，带着温度，带着春的好意。让人看着心里暖，暖到生出绿的藤蔓来。

这种感觉久违了。

是高中时，与要好的同学暑假分别，竟也信来信往不断。说些什么呢？无非是今天的心情好不好，今天吃了什么、做了什么。屋后的凤仙花开满墙脚。厨房顶上的丝瓜又结了两条。却在信末，煞有介事写上一句：见字如面。

彼时，一字一字，落在纸上，都是欢笑，都是快乐。

大学时，离家远了，填补虚空与思念的最好办法就是写信。最喜夜深人静，蚊帐放下，钢丝床上那一小块天地，都是自己的。这个时候，摊开信纸，伏在枕上，任由文字带着自己的思、自己的想，满世界飞去。给父母写，给兄弟姐妹写，给亲戚朋友写，给同学写，甚至给老家的邻居写。能想到的人，都给写了信去，连家里养的猫啊狗的，都给问候到了。是那样的万分诚恳，是那样的热情似火，说着爱，说着好，说着感激，说着想念。在信末往往会很认真地写上：见字如面。

见字如面。见字如面。每一个字，都那么深情款款、可触可摸。世界美好得很纯粹。

那会儿，穷学生没多少钱，但还是从生活费里克扣下一些来，去买了漂亮的邮票和信纸。集邮也成了很多年轻人的爱好，来往信件多，花花绿绿的邮票自然也多。把信封上的邮票小心剪下来，放水里稍稍泡一泡，邮票上面涂着的一层胶水就

会自动脱落。我有一本厚厚的集邮册，就是那时攒下的。

每日也必去校门口，为的是，等那绿色的邮车驶过，想着那里面或许正躺着自己的信，倍觉亲切。一俟看到收发室门前的小黑板上，写上自己的名字，总忍不住一阵耳热心跳。赶紧跳着去取了信，捂在胸口，生怕它像蝴蝶似的给飞了。一路小跑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坐下来，慢慢读。这时，头顶上若有一树的花撑着，那是十分应景的。若是没有，也不要紧。风吹着，那信纸上的每一个字，都似花开。心情也跟着芬芳起来，如梔子。

那时，最富有的收藏是信件。宿舍里有女同学，专门用一只红漆小木箱装她的信件。她每每打开小木箱，脸上的表情都是又温柔又甜蜜。她大多数的信件，都来自一个瘦瘦高高的男生，同一个校园住着，却仍喜写了信来，字字都是道不尽的爱、说不尽的情。毕业后，他们没能牵手走下去，可那些信件，却成了一个青春最丰盈的记忆。

很可惜的是，我的一堆旧信件，在数次的辗转迁移中，大多遗失了。一同遗失的，还有那梔子一般的心情。在睽别多年后，我终于重新拾起笔，坐在台灯下写信，我的手底下，温情迭起。见字如面。见字如面。想到收信的女孩，该是怎样地快乐，眉目含笑。我也变得十分十分地快乐了。

光阴慢

我坐在桌边，安静地看着书的时候，突然想到“静好”这个词。

这是仲秋的上午，有一窗子的阳光。天上的云，是难得一见的纯白，挤挤挨挨着，跟瀑布跌落在岩石上似的，溅起一大朵一大朵雪白的浪花儿。楼下小径旁的栾树，开了大捧的细花，浅翠的，淡黄的。我心里有雀跃，用不了多久，它们又将擎着一簇簇红灯笼似的果了，亮丽闪耀，不分白天黑夜地照着。我出门或是回家，便都有好颜色相送相迎。

草地上的几棵桂花树，也开始播着香了。别看这花模样细小，文静着、害羞着，甚至有些怯弱，像未曾见过世面的小女子，一颦一笑里，都藏着小心。事实上，才不是呢，它的性子猛烈得很，能量也大得惊人，是那种随时随地都能捋起袖子，豪气得敢跟男人拼酒的角色。它一旦香起来，那是想收也收不住的，气势磅礴得很有些撒泼的意思了。却撒泼得不惹人厌烦，反倒叫人满心欢喜，宠着、爱着，

不知拿它怎么办才好。一棵树，十里香。谁能拒绝它的甜与香呢？再多一些，再多一些，也不嫌多的啊。是恨不得和它一起撒泼，和它一起醉过去。

虫鸣声也还有。吱吱，吱吱吱，吱吱吱吱，曲调明快、嘹亮。是秋蝉。人替它忧愁着，秋别离、秋别离，生命就要离去了呀。它却一点儿也不愁，照旧叫得响亮的。该来的，总归会来。愁是一天，乐也是一天，干脆还是唱着过得好。它知道，有限的生命，实在容不得浪费。

孩子的笑声跑进耳里来。是他，还是她？每次下楼，我也总见几个咿呀学语的小孩，由家里的老人带着，蹒跚着在空地上玩耍。他们和一朵花能玩上大半天。和一棵草也能玩上大半天。他们专注地看着地上的蚂蚁散步。专注地仰头望着天上的鸟雀飞翔。黑葡萄似的眼睛里，汪着清泉。看到他们，我的心总会变得特别柔软，忍不住要微笑起来。他们是生长在这个世上的童话，是世界最初的模样。

我看一会儿书，看一会儿窗外的云，任思绪就这样漫无目的地策马奔腾着，时光便缓慢得很像从前的光阴了。从前的光阴，没有网络年代的光阴，都是这么缓慢而静好的。我和姐姐蹲在屋后的河边洗碗，看小鱼争食碗里的食物碎屑，看它们在水里面比赛着吹小泡泡。一朵一朵的小泡泡，撒落的珍珠似的，在水面上跳跃着、滚动着，四散开来。那是一个一个小快乐吧。我们总要看得呆过去，看得心里面也泛起一朵一朵的小泡泡。圆的菱叶浮在水面上。叶下面，有细白的小花。我们等着那些小花结出菱角来呢，等得好焦急呀。今日去看，花还是花。明日去看，花依然是花。哎呀呀，菱角怎么还没结出来呢？祖母又挥着笤帚，在赶偷食玉米粒的鸡。她颠着小脚，绕着场边跑着、怒斥着，像怒斥不听话的我们。鸡却不长记性，一会儿又跑来偷食。厨房的餐桌上，搁着新摘下来的茄子和丝瓜。中午饭又要吃蒸茄子了，还有丝瓜汤，百吃不厌。弟弟坐在屋门前的桃树下，在翻一本连环画。那本连环画，已被我们翻得缺了角、卷了边。桃树底下，凤仙花天真烂漫地开了一大片。我们扯上一大把，红黄白紫都有，捣鼓捣鼓，留着晚上包红指甲。

那些光阴真是慢啊，慢得像荡上天空的一丝柳絮，忽忽悠悠，天空远得很啊。村庄很像一支古老的歌谣，日复一日，弹唱着同样的曲调。熟悉的人，熟悉的事物，天天都能见着。简单的心，简单的欲求，世事莫不静好，真真叫我怀念得有些心碎。

（选自作家出版社2016年9月《让每个日子都看见欢喜》）

平凡的母亲

于全兴

再苦也要让娃念书

我第二次去甘肃，到了会宁。和第一次不同，我带了用于捐助贫困母亲的8000元钱。这是北方网网友义卖所得，幸福工程组委会托我带给贫困母亲。

和上次一样，我一到就赶上了变天，大雪漫天，不知是我的运气格外差，还是那里的天气就这样。

道路不通，下去采访就不可能了，只能在会宁县城周边转转。

我去了马玉梅家，她31岁，是新添堡乡道口村下坝社人。家里有1.8亩水浇地和14.2亩旱山地，一年的收成仅够全家5个月的口粮。2002年5月，她的丈夫因病去世，家里只剩下她和两个女儿，女儿都在上学。

我见过太多因贫辍学的孩子，马玉梅家里只有她一个劳力，如何支撑两个孩子的学费呢？

“搬砖。”她说。

当地有砖瓦厂，烧好了就需要人搬。可砖瓦厂不是天天烧砖，烧时要人，不烧就不要。砖瓦厂的老板知道马玉梅的家境，很照顾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只要去得早，她总能干上活。

搬一天砖，9个小时，12块钱。而两个孩子的学费是360元，虽然政府已经减免了100元，但还有260元要交。2005年，她的收入是500元，债务是3000元。

不搬砖的时候，马玉梅要照顾地里的庄稼，家里家外全靠她一个人操持。

我问过她，只30来岁，为什么不再嫁，至少能多个劳力，生活也有人帮衬。她说，当地的青壮年不会要结过婚的女人，再嫁，除非是老人，可那样就又要抽出精力照顾他了。

“我再苦也要让娃念书。”马玉梅说，“我没念过书，受苦。娃念了书，就不苦了。”她话很简单，眼睛闪着光，好像已经看到了“不受苦”的明天。马玉梅的愿望是开个小卖部，能赚钱，又好照管庄稼。

我带了8000元钱，捐款人计划帮扶4位母亲，每人只能得到2000元。而2000元实在开不起一个小卖部。我问她还有什么想法，她说希望养头牛。我了解了一下，2000元能买一头不错的秦川母牛，当年就能产犊。我告诉她，让她过两天到乡里领牛。

她哭了。

一头牛，不能马上带来效益，但却是一个可依靠的希望。

儿子偷了母亲的猪

红崖组的组长叫马猫，一位40多岁的汉子。他家有4亩地，人均口粮100公斤，仅够维持八九个月。

他家所有的现金都是靠儿子每天到镇上打零工赚来的。情况好的时候，一天能够赚到5块钱。但去镇上干活，午饭就得在镇上吃，一般是一碗面条，晚上带回家的就只剩两三块钱。情况不好的时候，分文没有，只能饿着肚子回家。

马猫大小算个干部，村里的事总要靠他张罗，自己的家则由他的妻子和儿媳操持。马猫告诉我，全村人穿的衣服，基本都是外省市捐赠的，他穿的也是。

马猫领我到村头坡下一处人家，说是有故事。

在那里，我看到一座快要完工的土坯房，墙、房顶都建好了，只是门窗之类的东西还没有装。

53岁的马成翠见我们来，激动地用双手比画着。

“她是个哑巴。”马猫介绍。

家里只有马成翠和儿子，丈夫12年前就死了，她一人拉扯大一对儿女，日子艰难，可想而知。我们到时，19岁的女儿到镇上打工去了。全家3亩土地，2000年的人均月收入只有50元。

她家的新房毕竟要盖好了，我想。

“她儿子要娶婆娘。”马猫似乎猜出了我的心思。

当地的风俗，南方娶亲必须有房子，没房，连相亲都不可能。

忽然，马成翠冲过来，一只手抓住马猫的胳膊，一只手在空中比画着，嘴里发出“啊啊”的声音，拉着他往猪圈去。

马猫被她拽着，边走边回头对我说：“又要说那件事哩。”

猪圈里没有猪。

“原来是有猪的。”马猫在马成翠“啊啊”的焦急声中给我解释，“猪是去年赊养的，准备过年时打打牙祭，再卖些钱买粮食，可让人给偷了。”

“找着小偷了吗？”

“找着了，但治不了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她儿子偷的，偷着卖了，卖了500块钱。”

“儿子偷母亲的猪？”

“还不是为了盖房娶婆娘。”

母亲开始不知道是儿子偷的，看见儿子盖房，不知哪里来的钱，问也没细说。后来，是女儿听哥哥无意中说起卖猪，告诉母亲，她才知道，哭闹了好几天。马成翠有话说不出，只能“啊啊”地喊，比画着没有多少人能看懂的手势，用力地揩着泪水。

母亲的猪给儿子卖了娶亲，也不能算大悖理的事情，儿子不小了，也是该娶亲的时候了。可房子快盖好的时候，钱花完了，材料没钱买了，帮工的虽说关系不错，也知道他家困难，但也都要顾自己的生活。猪没了，赊账的钱还没还，土坯房半拉拉地立在那里，不知还能不能最终盖完。

（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5月《平凡的母亲》）

故乡 故人 故事

王迎春

夜深，思绪常常带我回到过去，沿着时光的河道回流，打捞已沉入河底的往事，寻找我生命的故乡。记忆中的细节是缓缓流淌的河流，那里的村庄傍河而居，河流就是我们慈祥的先祖，它的源头就是生命的起点。